

真 色

南腔北调集

南腔北调

南腔北调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出版说明

本书收作者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所作的杂文五十一篇，一九三四年三月由上海同文书店初版。一九四一年《鲁迅三十年集》出版时删《〈竖琴〉前记》、《〈两地书〉序言》两篇（但存目），此后印行的版本都与初版相同。

南腔北调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字数142,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7 1/4 插页2

1980年7月北京第1版 198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书号10019·2986

定价0.69元

南腔北調集

魯迅

题 记

一两年，前，上海有一位文学家，现在是好像不在这了，那时候，却常常拉别人为材料，来写她的所谓“素描”。我也没有被赦免。据说，我极喜欢演说，但讲话的时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语，则是南腔北调^[1]。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而且近几年来，这缺点还有开拓到文字上去的趋势；《语丝》^[2]早经停刊，没有了任意说话的地方，打杂的笔墨，是也得给各个编辑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的，于是文章也就不能划一不二，可说之处说一点，不能说之处便罢休。即使在电影上，不也有时看得见黑奴怒形于色的时候，一有同是黑奴而手里拿着皮鞭的走过来，便赶紧低下头去么？我也毫不强横。

一俯一仰，居然又到年底，邻近有几家放鞭炮，原来一过夜，就要“天增岁月人增寿”了。静着没事，有意无意的翻出这两年所作的杂文稿子来，排了一下，看看已经足够印成一本，同时记得了那上面所说的“素描”里的话，便名之曰《南腔北调集》，准备和还未成书的将来的《五讲三嘘集》^[3]配对。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

秘诀》，《捣鬼心传》，这回却闹到书名上来了。这是不足为训的。

其次，就自己想：今年印过一本《伪自由书》，如果这也付印，那明年就又有了一本了。于是自己觉得笑了一笑。这笑，是有些恶意的，因为我这时想到了梁实秋^[4]先生，他在北方一面做教授，一面编副刊，一位喽罗儿^[5]就在那副刊上说我和美国的门肯(H. L. Mencken)^[6]相像，因为每年都要出一本书。每年出一本书就会像每年也出一本书的门肯，那么，吃大菜而做教授，真可以等于美国的白璧德^[7]了。低能好像是也可以传授似的。但梁教授极不愿意因他而牵连白璧德，是据说小人的造谣；^[8]不过门肯却正是和白璧德相反的人，以我比彼，虽出自徒孙之口，骨子里却还是白老夫子的鬼魂在作怪。指头一拨，君子就翻一个筋斗，我觉得我到底也还有手腕和眼睛。

不过这是小事情。举其大者，则一看去年一月八日所写的《“非所计也”》，就好像着了鬼迷，做了恶梦，胡里胡涂，不久就整两年。怪事随时袭来，我们也随时忘却，倘不重温这些杂感，连我自己做过短评的人，也毫不记得了。一年要出一本书，确也可以使学者们摇头的，然而只有这一本，虽然浅薄，却还借此存留一点遗闻逸事，以中国之大，世变之亟，恐怕也未必就算太多了罢。

两年来所作的杂文，除登在《自由谈》^[9]上者外，几乎都在这里；书的序跋，却只选了自以为还有几句可取的几篇。曾经登载这些的刊物，是《十字街头》^[10]，《文学月报》，《北斗》，《现代》，《涛声》，《论语》，《申报月刊》，《文学》等，当

时是大抵用了别的笔名投稿的；但有一篇没有发表过。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于上海寓斋记。

注 释

〔1〕 南腔北调 见上海《出版消息》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作家素描（八）·鲁迅》，作者署名美子。其中说：“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

〔2〕 《语丝》 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〇年三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参看《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

〔3〕 《五讲三嘘集》 参看本书《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这本集子后来没有编成。

〔4〕 梁实秋 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国家社会党党员，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的门徒。曾任山东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并主编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

〔5〕 一位喽罗儿 指梅膺。他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三三年七月）发表的《鲁迅与 H. L. Mencken》一文中说：“曼肯（即门肯）平时在报章杂志掲載之文，自己甚为珍视，发表之后，再辑成册，印单行本。取名曰《偏见集》，厥后陆续汇集刊印，为第二集第三集以至于无穷。犹鲁迅先生之杂感，每隔一二年必有一两册问世。”

〔6〕 门肯（1880—1956） 又译孟肯、曼肯，美国文艺批评家，散文作家。他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反对学院、绅士的“传统标准”，反对一切市侩和社会上的庸俗现象。他的主张曾遭到白璧德等“新人文主义”者的攻击，双方论战数十年。主要著作有《偏见集》，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共出六册。

〔7〕 白璧德(I. Babbitt, 1865—1933) 美国近代“新人文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哈佛大学教授。他的理论的核心是资产阶级人性论,鼓吹所谓人性的均衡,提倡个人克制及所谓道德准则,反对浪漫主义,主张复活欧洲古典文艺。主要著作有《新拉奥孔》、《卢梭与浪漫主义》、《民主和领导》等。

〔8〕 梁实秋在为吴宓等译的《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我自己从来没有翻译过白璧德的书,亦没有介绍过他的学说……但是我竟为白璧德招怨了。据我所看见的 攻击白璧德的人,都是没有读过他的书的人,我以为这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

〔9〕 《自由谈》 《申报》的副刊之一。从一九三三年一月起,作者连续在该刊发表杂文;后来将一月至五月发表的编为《伪自由书》,六月至十一月的编为《准风月谈》。

〔10〕 《十字街头》 半月刊,第三期改为旬刊,“左联”刊物之一,鲁迅、冯雪峰合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次年一月即被国民党政府禁止,仅出三期。《文学月报》,“左联”刊物之一,先后由周起应(周扬)等编辑。一九三二年六月在上海创刊,同年十二月被国民党政府禁止,仅出六期。《北斗》,月刊,“左联”刊物之一,丁玲编辑。一九三一年九月在上海创刊,次年七月被国民党政府禁止,仅出八期。《现代》,文艺月刊,施蛰存、杜衡合编,一九三二年五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三月改为综合性月刊,汪馥泉编辑,同年五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涛声》,文艺性周刊,曹聚仁编辑。一九三一年八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停刊。共出八十二期。《论语》,文艺性半月刊,林语堂等编,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七年八月停刊,共出一一七期。《申报月刊》,申报馆编辑和出版的国际时事综合性刊物,也刊载少量文艺作品一九三二年七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至第四卷第十二期停刊。《文学》,月刊,郑振铎、傅东华等编辑,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出至第九卷第四期停刊。

目 录

一九三二年

“非所计也”	1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4
我们不再受骗了	9
《竖琴》前记	13
论“第三种人”	20
“连环图画”辩护	27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34
《自选集》自序	38
《两地书》序言	42
祝中俄文字之交	47

一九三三年

听说梦	55
论“赴难”和“逃难”	60
学生和玉佛	65
为了忘却的纪念	67
谁的矛盾	80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83
《萧伯纳在上海》序	89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 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 考古学之一)	93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100
关于女人	106
真假堂吉诃德	109
《守常全集》题记	113
谈金圣叹	117
又论“第三种人”	121
“蜜蜂”与“蜜”	127
经验	129
谚语	132
大家降一级试试看	136
沙	139
给文学社信	141
关于翻译	143
《一个人的受难》序	147
祝《涛声》	150
上海的少女	153
上海的儿童	155
“论语一年”	157
小品文的危机	164
九一八	168

偶成	173
漫与	176
世故三昧	180
谣言世家	184
关于妇女解放	188
火	191
论翻印木刻	194
《木刻创作法》序	199
作文秘诀	202
捣鬼心传	207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210
《总退却》序	212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214

一九三二年

“非 所 计 也”⁽¹⁾

新年第一回的《申报》⁽²⁾(一月七日)用“要电”告诉我们：“闻陈(外交总长印友仁)⁽³⁾与芳泽⁽⁴⁾友谊甚深，外交界观察，芳泽回国任日外长，东省交涉可望以陈之私人感情，得一较好之解决云。”

中国的外交界看惯了在中国什么都是“私人感情”，这样的“观察”，原也无足怪的。但从这一个“观察”中，又可以“观察”出“私人感情”在政府里之重要。

然而同日的《申报》上，又用“要电”告诉了我们：“锦州三日失守，连山绥中续告陷落，日陆战队到山海关在车站悬日旗……”

而同日的《申报》上，又用“要闻”告诉我们“陈友仁对东省问题宣言”云：“……前日已命令张学良⁽⁵⁾固守锦州，积极抵抗，今后仍坚持此旨，决不稍变，即不幸而挫败，非所计也。……”

然则“友谊”和“私人感情”，好象也如“国联”⁽⁶⁾以及“公理”，“正义”之类一样的无效，“暴日”似乎不象中国，专讲这些的，这真只得“不幸而挫败，非所计也”了。

也许爱国志士，又要上京请愿了罢。当然，“爱国热忱”，

是“殊堪嘉许”的，但第一自然要不“越轨”，第二还是自己想一想，和内政部长卫戍司令诸大人“友谊”怎样，“私人感情”又怎样。倘不“甚深”，据内政界观察，是不但难“得一较好之解决”，而且——请恕我直言——恐怕仍旧要有人“自行失足落水淹死”⁽⁷⁾的。

所以未去之前，最好是拟一宣言，结末道：“即不幸而‘自行失足落水淹死’，非所计也！”然而又要觉悟这说的是真话。

一月八日。

注 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上海《十字街头》第三期，署名白舌。

〔2〕 《申报》 我国历史最久的资产阶级日报。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创刊于上海，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时停刊。旧时新年各日报多连续休刊几天，所以《申报》到一月七日才出新年后的第一回。

〔3〕 陈友仁（1875—1944） 原籍广东顺德，出身于华侨家庭，一九一三年回国，曾任孙中山秘书及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职。一九三二年度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旧时在官场或社交活动中，对人称字不称名，在文字上如称名时，则在名前加一“印”字，以示尊重。

〔4〕 芳泽 即芳泽谦吉，曾任日本驻国民党政府公使、日本外相等职。

〔5〕 张学良 字汉卿，辽宁海城人。九一八事变时任国民党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奉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放弃东北三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囚禁。

〔6〕“国联” 国际联盟的简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一九二〇年成立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它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并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形解体，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告解散。九一八事变后，它袒护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一味依赖国联，如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对外宣言中就说：“当事变之初，中国即提请国联处理，期以国际间保障和平机关之制裁，申张正义与公理。”

〔7〕“自行失足落水淹死”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各地学生为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到南京请愿，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举行总示威时，国民党政府出动军警屠杀和逮捕学生，有的学生遭刺伤后又被扔进河里。次日，南京卫戍当局对记者谈话，诡称死难学生是“失足落水”。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①

大约总归是十年以前罢，我因为生了病，到一个外国医院去请诊治，在那待诊室里放着的一本德国《星期报》(Die Woche)上，看见了一幅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漫画，画着法官，教师，连医生和看护妇，也都横眉怒目，捏着手枪。这是我最先看见的关于十月革命的讽刺画，但也不过心里想，有这样凶暴么，觉得好笑罢了。后来看了几个西洋人的旅行记，有的说是怎样好，有的又说是怎样坏，这才莫名其妙起来。但到底也是自己断定：这革命恐怕对于穷人有了好处，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有些旅行者为穷人设想，所以觉得好，倘若替阔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坏处了。

但后来又看见一幅讽刺画，是英文的，画着用纸版剪成的工厂，学校，育儿院等等，竖在道路的两边，使参观者坐着摩托车，从中间驶过。这是针对着做旅行记述说苏联的好处的作者们而发的，犹言参观的时候，受了他们的欺骗。政治和经济的事，我是外行，但看去年苏联煤油和麦子的输出，竟弄得资本主义文明国的人们那么骇怕的事实，却将我多年的疑团消释了。我想：假装面子的国度和专会杀人的人民，是决不会有这么巨大的生产力的，可见那些讽刺画倒是无耻的欺骗。

不过我们中国人实在有一点小毛病，就是不大爱听别国的好处，尤其是清党之后，提起那日有建设的苏联。一提到罢，不是说你意在宣传，就是说你得了卢布。而且宣传这两个字，在中国实在是被糟蹋得太不成样子了，人们看惯了什么阔人的通电，什么会议的宣言，什么名人的谈话，发表之后，立刻无影无踪，还不如一个屁的臭得长久，于是渐以为凡有讲述远处或将来的优点的文字，都是欺人之谈，所谓宣传，只是一个为了自利，而漫天说谎的雅号。

自然，在目前的中国，这一类的东西是常有的，靠了钦定或官许的力量，到处推销无阻，可是读的人们却不多，因为宣传的事，是必须在现在或到后来有事实来证明的，这才可以叫作宣传。而中国现行的所谓宣传，则不但后来只有证明这“宣传”确凿就是说谎的事实而已，还有一种坏结果，是令人对于凡有记述文字逐渐起了疑心，临末弄得索性不看。即如我自己就受了这影响，报章上说的什么新旧三都⁽²⁾的伟观，南北两京的新气，固然只要看见标题就觉得肉麻了，而且连讲外国的游记，也竟至于不大想去翻动它。

但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³⁾一就是这《苏联闻见录》。因为我的辨认草字的力量太小的缘故，看下去很费力，但为了想看看这自说“为了吃饭问题，不得不去做工”的工人作者的见闻，到底看下去了。虽然中间遇到好像讲解统计表一般的地方，在我自己，未免觉得枯燥，但好在并不多，到底也看下去了。那原因，就在作者仿佛对朋友谈话似的，不用美丽的字眼，不用巧妙的做法，平铺直叙，说了

下去，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见所闻的苏联，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设施的正是合于人情，生活也不过像了人样，并没有什么希奇古怪。倘要从中猎艳搜奇，自然免不了会失望，然而要知道一些不搽粉墨的真相，却是很好的。

而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一点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文明国之定要进攻苏联的原因。工农都像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歼灭了这工农大众的模范。苏联愈平常，他们就愈害怕。前五六年，北京盛传广东的裸体游行，后来南京上海又盛传汉口的裸体游行，就是但愿敌方的不平常的证据。据这书里面的记述，苏联实在使他们失望了。为什么呢？因为不但共妻，杀父，裸体游行等类的“不平常的事”，确然没有而已，倒是有了许多极平常的事实，那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这种极平常的事情，是只有“匪徒”才干得出来的。该杀者，“匪徒”也。

但作者的到苏联，已在十月革命后十年，所以只将他们之“能坚苦，耐劳，勇敢与牺牲”告诉我们，而怎样苦斗，才能够得到现在的结果，那些故事，却讲得很少。这自然是别种著作的任务，不能责成作者全都负担起来，但读者是万不可忽略这一点的，否则，就如印度的《譬喻经》^{〔4〕}所说，要造高楼，而反对在地上立柱，据说是因为他要造的，是离地的高楼一样。